

天下艺术家



第20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特约艺评



当我们面对伊丽莎白金奖

◆ 沈次农

果然，不能小觑“伊丽莎白”。据说现在全世界国际钢琴比赛有三百多个，每家每届都会产生一位金奖。换言之，大约每天能产生一位金奖获得者。

从统计上来说这没错，但伊丽莎白金奖与其他金奖不一样。

赛事一多，便有优劣，便会产生排名。而排名的因素，有规则的严谨与否，有比赛曲目的难易程度，也有评委的公正程度。布鲁塞尔的“伊丽莎白”与波兰的“肖邦”，莫斯科的“柴可夫斯基”，英国的“利兹”，美国的“范·克莱本”一起被称为五大国际钢琴比赛，不仅有历史成就，也有现实证明。钢琴家都明白，在这几个高水准国际比赛中哪怕得一个第六，也好过其他比赛的第一。

艺术有高低，艺术赛事同样有高低。

因此，作为听众，虽然我们不必对金奖顶礼膜拜，但对含金量高的金奖，如果未能给予重视，我们很可能失去一次欣赏美乐的机会。

我很好奇这位金奖获得者是怎样看待这场音乐会的。他在那天的演奏，完全够得上在正规音乐大厅的一场高价票水平，够得上各种媒体一起上阵的造势手段。他似乎完全没有在意识到之前我提到的所有简朴至极的一切，完全奉献出了自己的才华和实力。

好在那天在现场，出席听众把观众席坐得满满的，人人脸上都带着兴奋。这让我一下就感觉到进入了一个隆重的场所，让人欣慰。

记得10年前一位八十多岁的英国老太太曾经对我说过：“一个钢琴学生在国际比赛中得了大奖，就像他驾着小船沿家乡的小河来到海口，眼前是充满危险的惊涛骇浪。这就是他将要面对的前途”。这位老太太叫范尼·沃特曼，是大名鼎鼎的英国利兹国际钢琴比赛创办人与评委会主席。

老人的话充满睿智，也充满现实。

或许，这位莫斯科出生的以色列钢琴家也听过同样的话。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评”

上周听了一场公益性质的音乐会，发现台上钢琴家竟然是伊丽莎白金奖获得者。额手称庆之余，又堪称奇遇。

对听众来说，凡是免费或低价的音乐会，便可以看作为公益性质的。大家都明白名声越大票价越高的商业规律。“便宜没好货”的市场经济定律，乐坛也不例外。

但即便是低价，这场音乐会事先宣传之低调、之谦卑也让人大跌眼镜——它几乎不能算是一场“标准的”音乐会：它的听众坐满也只有300人；它的节目单不是单独印制的，而是与其他17场音乐会一起编辑在同一份节目单上；而这18台音乐会分布的时间跨度长达九个月，这说明它们相互之间完全没有因果联系；登台的29位艺术家来自11国；节目单上每个人的简历林林总总，多半没啥亮点。我注意到他们唯一的相同之处便都是年轻音乐家。

节目单设计很幽默，封面上印了“未来大师”四个字。言下之意这些音乐家将来会很有前途。其实大家都明白，将来如何，谁都不好说。像郎朗、王羽佳、张昊晨那样的钢琴才子，人间本就不多。平时，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年龄虽渐长，声望却渐弱的职业音乐家。

但是有一个人却与众不同。鲍里斯·吉尔特伯格——一位出身莫斯科的以色列年轻钢琴家，他是2013年比利时伊丽莎白国际钢琴比赛金奖获得者。

台上的演奏，恰好证实了我的看法：灵巧有力的触键，气势宏大的感染力，干脆利落的八度以及迅速变换的乐思，分量很重的一套音乐会曲目显示他娴熟的个人技巧以及对这场音乐会的充分准备。严肃而没有任何多余动作的台风，传统得不像他的年纪。

一个重建“明星世界”的征服者

◆ 孙孟晋



罗素·杨 摄影：孙孟晋

在上海艺仓美术馆，两秒钟时间，我用手机抓拍了罗素·杨。

他应该是对安迪·沃霍尔的波普艺术情有独钟的，但他将丝网印刷引入了另一个世界，他并不讨论“复制”的意义，而是深入到表情的死角，观察到气质背后的忧伤和流逝。

罗素·杨，一个看上去很有征服感的艺术家，他不像安迪·沃霍尔在爱和虚无之间挣扎，他喜欢在半夜的加州海水里冲浪。他绝口不提创伤，他只提他周遭世界的寒冷，养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把他带到了北英格兰，或许是阴雨的天气逼他去美国，投入加州的温暖。但我相信还有更深的因素，他的身世是漂泊与远离的理由，西部牛仔的果敢生成了他直视生命的勇气。

在他的作品前驻足五分钟，你就会发现一个规律，女明星几乎都是超级艳丽，人生都涂满了各种色彩，或冒险或丰富；而男明星不是有力量感的，就是叛逆十足。罗素·杨还故意把原作放大，让观者贴近明星的肌肤，感受隐秘瞬间里最本质的东西。这种“挪用艺术”的语汇是二度创造的基础。罗素·杨试图捕捉的是原作背后往往被忽视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他总是使用死者或与他不是一代人的摄影作品，对于20世纪流行文化

的重新定义，让他的丝网印刷版画有了历史的厚重感。他就像一个用显微镜关注时代肌理的学者。

当然，罗素·杨每时每刻都充满感性，他有一双鹰一样的眼睛。在他的再创作下，玛丽莲·梦露眼神与嘴角里的骄傲呈现了不可捉摸的虚幻，而凯特·摩斯像一头小鹿，在毫无安全感的幽深之处尽显慌张的妩媚。他再造的鲍勃·迪伦在霸气里带有几分年轻的怯懦，而“猫王”和戴维·波依则是从警察局拿来的照片。罗素·杨擅长用“钻石尘”来营造冰冷的氛围，他一不小心成了西方造星时代潮起潮落的守夜人。

罗素·杨最有名的摄影作品之一，是为英国流行巨星乔治·迈克尔的个人专辑《Faith》拍摄唱片封套，抓住了后者不为人知的躲避的一面。罗素·杨的偶像是鲍勃·迪伦，迪伦有一个习惯，在欧洲巡演时，喜欢一个人骑着摩托车，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在其中一个城市，罗素·杨有整整四天为偶像拍照。

每个人都能成名15分钟，这其实是个很滑稽的悖论，一切都将流逝。正在上海艺仓美术馆举办的罗素·杨“造星时代”波普艺术大展证明了这点。

老张说，我要奔回上海了

◆ 石建邦

上周，三大艺博会、上海双年展，还有各大美术馆的专题展。再加拍卖公司预展，各画廊开幕展等大小展事，各路兵马，齐聚申城，上海滩俨然成为一个艺术的狂欢地。

西岸艺博会和ART021，开办至今已五六届，今年互为犄角，同时发力，大牌画廊林立，明星艺术家成群，大家以更加年轻开放的态度，更加丰富的内容吸引观众。穿着时尚的俊男倩女，更将这里视为时髦“网红”打卡地。尤其姑娘们，纷纷在朋友圈自拍刷屏，证明自己挺立潮头，走在艺术潮流的最前端。

画廊、拍卖行、艺博会从来是艺术市场的三驾马车，相互帮衬，共同发展。每年一度的艺博会更是艺术市场的“嘉年华”，富商巨贾、艺术家、名流显贵、收藏家、画廊和美术馆等机构，聚集一堂，热闹非凡。像每年瑞士巴塞尔艺博会，私人飞机停满这一边小镇，明星大咖络绎不绝。展会现场熙熙攘攘，配套服务相当完备，各大美术馆期间纷纷推出专题展览，还有青年艺博会等搭车艺术活动，观众川流不息。艺博会期间，人口仅有18万的巴塞尔小城，一下子迎来几十万世界各地远道而来的专业观众，顿时灯火通明，百业兴旺。这就是典型的艺博会效应，如今在美国迈阿密和中国香港都有巴塞尔的品牌展事，相当成功。

另外，知名艺术家与国际大牌画廊的组



合，最能体现艺博会的品质和水平。同时，通过艺博会，将大家的知名度影响力传播出去，这样的叠加效应是画廊和艺术家最为乐见的。所以很多艺术家都不愿意错过这样的大好秀场，像此次村上隆等许多大牌艺术家都来到了现场，和粉丝们合影留念，甚至周杰

伦、刘嘉玲等影视明星也不甘寂寞，到场观展。另如佩斯画廊的大卫·霍克尼、劳申伯格等大牌艺术家，豪沃斯画廊的路易丝·布尔乔亚等，都是多年来“三驾马车”努力运作的

结果。可谓“众鸟相与飞”，艺博会成为一个大秀场，大家都很卖力。

艺术的胸怀，就是海派的胸怀。今年海上

艺术周如火如荼的态势，与国际拉近距离，直追香港的架势，也纷纷为业界看好。天南地北赶来的朋友们都羡慕不已，说还是上海好。亦安画廊的老张“北漂”十多年，这次干脆表示要“奔回上海”了。这种一边倒的声音也算是此次艺术周的最佳褒奖。

好像傅雷先生说过，我们越了解西方，越感受到祖国文化的伟大。我们走向世界，其实世界也在走向我们。看看别人，想想自己，两者同样关键和重要。有意思的是，在这场以“西式大餐”为主打的艺术盛宴上，上图端出的一盘“中式点心”——《缵细流彩》特展，竟出乎意料地大受追捧。即使时尚达人们也很识货，一致叫好，日日观众爆棚。无问西东，兼容并蓄，也许这才是一种文化自信。关键是，当下的我们，究竟能拿出什么来。

艺术大咖、明星、时尚潮人汇集的海上艺术周，像是一场艺术界的时尚盛宴。叱咤“上海时装周”多年的“野生”摄影师“鸡毛姐”，那几天也穿梭于秀场人群中，不时地端起相机“咔嚓咔嚓”。她插着鸡毛的怪异造型，总是引来人们围观，甚至保安的驱赶。姐本人说，姐玩的也是当代。